

西域书（组诗）

赵香城

乔戈里

是一座山峰的名字
是喀喇昆仑最高峰的名字

乔戈里峰，海拔 8611

这是人类为你测量的高度，但你不知道
人类因你高大而雄伟，赐予你"乔戈里"的名字
人们唤你名字的时候，你从不知道在喊你
你沉默寡言，你沉稳不语
你俯视喧嚣、繁华的远方，银色的目光
温润、亲切而又炽热

你接纳一批又一批攀登者
洁白里写满了黑色的遗言
登峰者踏着风的利刃，踏着雪的尸布
踏着死亡的魔影
一步，一步，登顶者的泪水浇灌洁白的火焰
跌落者的哀痛擦伤万岭千山

你并不希望自己长得更高
你想瘦身，你想让太阳脱去你一层层铠甲
和一层层银白的羽绒服
从高崖巨石跌落万瀑千泉
一个劲地汇合，一个劲地奔流
拧出一条喧腾、呼啸的长河

你不关注自己的名字
是否在报刊上隐现
你不欣赏自己在屏幕上的娇容
你只关心
自己撒开的万千溪流
滋养的那一方方新绿

奥依塔克

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
——梦幻中的奥依塔克
我想实施一个预谋已久的意念——
集合起每一座雪峰，集合起每一道冰川
集合每一棵树的呼吸

集合每一阵雪崩的雷霆
集合每一道瀑布的启示，集合每一粒草籽的歌吟
集合马嘶，集合牛哞，集合羊咩
集合奥依塔克夜空的星星
让世间所有的生物，领略这无敌的风景

当然，这只是一个妄想
自然界美丽的秩序，岂能由一个狂妄之徒打乱
呵呵，只因我对这里爱得太深
只因我是雪岭间每一声鸟鸣的亲人
只因我是雪溪里每一滴清澈的恋人

斯木哈纳

一个上过画报的地方，一个让人遐想的地方
——斯木哈纳
"西陲第一哨"的称号
在风雪中响亮，熠熠生辉
镀亮了高原柳细小的叶片
擦亮了高原深蓝的星空

一个上过央视的地方，一个让人惦念的地方

界碑像一棵高原胡杨
长出信念的枝杆，生出自豪的绿叶
当士兵搂过界碑的肩膀
他感到这棵树是那样地高大、葳蕤
在这里生活的人，在这里巡逻的人
都拥有一份别样的骄傲
——当祖国的最后一缕阳光落下
他们举起右手深情告别
他们知道晚霞的灰烬里
定会诞生又一个灿烂的晨曦

夕光下的场景，让世界顿时静谧
——哨楼和晚霞互相致意，哨兵和夕光互相敬礼
——界碑和晚霞互相致意，国旗和夕阳互相敬礼
在帕米尔，在斯木哈纳
这样的时刻怎不让人铭记一生

红其拉甫

红其拉甫，帕米尔高原的一个胎记
死亡之谷——

是你浸透碧血的称谓
深深嵌入你史页的隙缝里
每当人们翻动你弥漫风雪往事
你四面的峰峦就颤栗一次

世界海拔最高的口岸
张大巨型的喉咙
吞噬着异城的晨风夕照
输送丝绸般亮丽的光芒
界碑的手，把口岸两侧的阳光握在一起
一条彩虹之路
抵达春天的港口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门
输入过我的脉动和体温
当我亲吻国门的那一刻
当我搂抱着国门的那一刻
我仿佛变成了一座屹立的山峰
渴望守护身后的每一缕霞光
每一寸绚丽与宁静

红其拉甫，你的名字

嵌入苍穹，如闪亮的恒星
你绵延的躯体内，涌动着滚烫的血脉
生长着刚烈、峥嵘的骨骼
还有什么样的山岭比你更巍峨
还有哪里山谷比你更情深

慕士塔格

雄立于莽原
你的爱情绽放如雪
高贵，圣洁，宁静
在无穷尽的日月中
你守护着一位名叫喀拉库里的女子
你满怀的雪莲花，只为她一吐芬芳

耸立于湖畔
你的高迈飞翔如鹰
天空有多遥远，你的目光就有多远
深邃，犀利，你以雄武之姿
护佑喀拉库里梦幻的微澜
绝不让远方突袭的鬼魅
遮住喀拉库勒湖端庄的容颜

恒久的爱，冰雪是最干净的语言
慕士塔格永远把俊俏的身姿
投入喀拉库里蓝色的怀抱
于是，一万年的爱情故事
在塔吉克人的笛声中生根
并沿着鹰笛飘逸的音符，飞升

慕士塔格，不论谁站在你的峰下
与你合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仪式
多少崇敬你的人
都将山峰之灵摄入自己的骨髓
都将喀拉库勒湖之洁摄入自己的灵魂
把帕米尔高原上的绝恋传奇
分享给纷繁的人世